

译路漫漫

黄杲炘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译路漫漫

黄杲炘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ZZ16N146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路漫漫 / 黄杲炘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7.1

ISBN 978-7-5613-8750-4

I. ①译… II. ①黄… III. ①诗歌—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0200号

译路漫漫 YILU MANMAN

黄杲炘 著

责任编辑 郭永新

特邀编辑 巩亚男

装帧设计 观止堂_未氓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80mm 1/16

印 张 26

插 页 4

字 数 370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978-7-5613-8750-4

定 价 75.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 (029) 85303879

黄杲炘

上海人，毕业于同济大学，编审。1982年出版《柔巴依集》，在英诗汉译中首创“兼顾韵式和诗行顿数、字数”这一迄今最严格的译诗要求。此后出版的译诗集有《华兹华斯抒情诗选》《丁尼生诗选》《坎特伯雷故事》《英国叙事诗四篇》，另有包括《英文滑稽诗300首》《英国名诗选》《美国名诗选》《英国抒情诗100首》《美国抒情诗100首》《英语爱情诗100首》在内的约二十本英汉对照诗选。著有《英诗汉译学》、译诗文集《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英语诗汉译研究》和《译诗的演进》。其中，《坎特伯雷故事》以最高得票获第四届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一等奖，《英诗汉译学》获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首届优秀学术著作奖一等奖。

前言

1982年，我给《新民晚报》的“十日谈”写了短文《〈柔巴依集〉传奇》，这是我第一次给报纸写东西，也是第一次写有关译诗的事。后来看到有的文章中搞错了郭沫若所译“鲁拜”的原作，译文和原作已对不上号，却通过“仔细一寻味，则觉得郭译确实抓住了原诗的风韵”，又看到有的文章对原作穿凿过深，以致译诗有违常理，却还说人家无误的译诗“叫什么文学翻译啊？”于是我又写了《从“鲁拜”谈到“柔巴依”》和《是理解还是误解？》，发表于《中国翻译》1987年第2期和1988年第2期，开始向刊物投稿。

进入20世纪90年代，拙译的诗集已有多本，这些诗多按我自己译《柔巴依集》时摸索到的方式译出，反映了原作韵式、诗行的音步数与音节数这三项格律要素，我感到这译法已较成熟。这时看到杨德豫先生文章《用什么形式翻译英语格律诗？》，其中罗列的译诗方式中恰恰没有拙译的这种，于是写出《一种新的译诗要求》，介绍这前所未有的译法，经过一番周折，1992年第5期《中国翻译》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此文（发表时，“新”改成了“可行”），从此，“兼顾韵式、顿数、字数”这一译诗要求挂出了“招牌”。

此后，我又看到钱锺书先生介绍两位外国诗人的诗不可译论，感到言过其实，语涉刻薄。实际上，只要解决格律问题，这两位诗人的诗也有可译的。于是我写出《诗，未必是“在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兼谈汉语在译诗中的潜力》和《诗歌翻译是否“只分坏和次坏的两种”——兼谈汉字在译诗中的潜力》，以

这两位诗人的作品为“突破口”，证明至少有些诗是可译的。结果两文分别在《外国语》和《现代外语》顺利发表，更激发了我写此类文章的兴趣。

20世纪结束前，正好湖北教育社的“中华翻译研究丛书”需要一本有关诗歌翻译的，于是我应邀将拙文收在一起又补充些内容，成为文集《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英语诗汉译研究》（后略加修订重版，应出版社要求更名为《英语诗汉译研究——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以免原书名在“研究丛书”中不够协调）。

这本书主要讨论诗的可译性和译法，因为诗可译并不等于怎么译都可以。要证明诗可译，就需解决形式问题，因为无论内容译得多熨帖，只要不反映原作形式，就是“诗不可译论”的证据，因此译诗有必要移植原作格律，而“兼顾韵式、诗行顿数、字数”的译法在这方面迄今要求最严格，拙文多方论证了这译法的合理和可行。

进入21世纪后，拙文开始较多讨论英诗汉译的发展，我写了《译诗的演进：英语诗汉译百年回眸》《从一首诗的汉译看译诗发展》等。这时我已发现此前英诗汉译的发展规律，认为译诗是“系统工程”，有专业性，单凭掌握外语和汉语未必足够，于是写成《英诗汉译学》（其中前言为《英诗汉译：发展中的专业》，下篇为《汉译英诗格律简谱》）。另一方面，挂出“兼顾韵式、顿数、字数”招牌后既引来质疑，而讨论译诗发展，难免提到不同译法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也招致一些译者不满，不得不作些答疑或解释，后来这些文章进了文集《译诗的演进》（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这些拙文说明译诗发展的实际，介绍“三兼顾”译法的合理可行，是希望有较多译者采用这前所未有的译诗标准，提高白话译诗的门槛和层次，毕竟白话译诗的历史将近百年，而且几十年前就有译诗已“成年”之说，不便再停留在不反映原作格律的阶段。然而，尽管对其他译法的论述远不如对“三兼顾”的集中而全面，但至今除了拙译，采用这译法的极少，更少有整本这样的译诗出现。这让我想到，拙文主要发在学刊上，读者似多为教师，一般的译者、外国文学编辑和读者恐很少寓目。因此我觉得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原作是自由诗的，应译成自由诗；原作是格律诗的，应译成原作那样

的格律诗，这完全合理可行。

于是《译诗的演进》出版后，拙文倾向于面向广大读者的读书报，当然内容仍“三句不离本行”：首先说明诗可译，但未必怎么译都可以，因为若不解决译诗的形式问题，说诗可译就缺乏底气，毕竟译诗与译散文不同，就在于诗是唯一有格律的文体；其次强调英语传统诗并非自由诗，其经典的传统诗都是格律诗，其内容与格律形式在汉译中既有可能反映，也有必要反映。当然，谈到的译诗方式和所用的例子都不免是“三兼顾”的，因为在反映原作格律方面，“三兼顾”可做到精确。

这次有机会出版《译路漫漫》，原先觉得离《译诗的演进》出版仅三年，担心拙文积累不多。幸好，香港前《诗双月刊》总编辑、《诗网络》编审王伟明先生几年前开始做“访谈”，断断续续提出有关译诗的问题要我回答，如今“访谈”内容也充实进来。另外，我平时记下的一些有关译诗问题的想法，可通过进一步思考写成文章。

现在检点已成篇的有关译诗的拙文，连同译诗集里的前言后记，长长短短不下百篇，可谓连篇累牍。虽说写作时间和发表的地方各异，写作时心目中的读者对象也不全相同，但自己才疏学浅，在“译诗”这题目下，不易写出全新的东西（有些例子用于不同的篇章倒不是举不出新例子，而是因为这些例子有名、典型、简短，特别合适），难免有重复之处。尽管收进本书时都略有改动，但为了基本上维持原状和文气通顺，删节不多。

这里还要为移植原作格律说一句。在准确反映原作内容上，译诗能做到差强人意就不错了，因为难免与原作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何况对千变万化的内容，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达，很难做到“尽善”；然而对原作千变万化的格律形式，译诗却较易准确反映，在整饬美和格律美上能一步到位做到“尽美”。例如按“三兼顾”要求译，即使译者不同，格律上仍有一致性：拙译经典十四行诗的诗行通常是五顿十二字，如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第一行是“我能不能拿夏天来同你相比？”（1986）孙大雨对这行诗的译文是“我可要将你比作初夏的晴晖？”（1996）金发桑译的莎翁十四行诗也全都是这样的诗行，对这行的译文是“难道我能够将你比拟作夏天？”（2004）王改娣的译文为“我能否把你和夏日做个比对？”（2010）而拙译

又改为“你说我是否能拿夏天同你比？”（2011）

所以，即使为追求内容准确，也不必放弃对原作格律的反映，因为这两者并不矛盾，而且放弃后者也未必有助于前者，仍难做到称心如意并留下某些遗憾。既然后者较易做得到位，不妨先考虑反映原作格律，然后在与原作相应的格律框架内追求准确反映原作内容（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两者有相近的“意义容量”）。我曾说过，如果没有横杆，跳高就很难发展为一项成熟的体育项目。同样，译诗也需要“横杆”，所以在摸索到“三兼顾”译法后，我就以此为“起跳点”，而实践证明效果颇佳，大家不妨试试。

我在拙著《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第一部分的“概述”中，曾引用美国诗人Edgar A. Guest（1881—1959）的一首*It Can't Be Done*（《这不可能完成》）。这里我想用一首更早更短的作品，来说明同样的问题，请看英国女诗人Christina Rossetti（1830—1894）的*I'll Try*：

The lit|tle boy |who says |‘I'll try’

Will climb to the hill-top.

The lit|tle boy |who says |‘I can't’

Will at| the bot|tom stop.

‘I'll’ try |does great |things eve|ry day,

‘I can't’ gets noth|ing done;

Be sure| then that |you say |‘I'll try’

And let| ‘I can't’ |alone.

这首诗的韵式是xaxaxbxb，单行四音步八音节，双行三音步六音节，实际上是将人们熟知的两个“谣曲诗节”叠加在一起。根据“三兼顾”的要求，我们可确定译文韵式并要求译诗各行的顿数和字数如下：

有个|小男孩说|“我来|试试”，

结果他|攀到了|山顶；

有个|小男孩|却说|“我不行”，

结果|在山脚下|站停。

“我来|试试”|每一天|成大事，

“我不行”|却一事|无成；

你千万|应该说|“我来|试试”，

可得要|远离|“我不行”。

这译文反映了原作的内容与格律形式，只是第三、五、七行也有了韵。当然，不满意的话，可在这格律框架内修改^①。但如果将译诗格律改丢了，那是否值得呢？看来，“诗歌翻译无定法”的说法是无定法者的自我安慰：既然写传统诗有定法，为什么译这种诗无定法呢？应当说，在反映格律上是可以有定法的，而且有了这定法就有了“规矩”，才有利于做成“方圆”。

黄果妍

① 上面提到的《这不可能完成》后来也经过修改，由于原作中将抑扬格音步与抑抑扬格混用，所以我按“以顿代步”的要求改成下面这样：

有人曾说过，这事情干不成。

但是他格格一笑说：

也许是干不成，不过他不肯

这么说，除非他试过。

他咧嘴笑了笑，心到手也到，

要担心，也藏在心中。

他一边干起来，一边唱起来，

干不成的事情他完成。

有人冷言道，“你永远干不成；

至少还没人能成功。”

他把帽一脱，把外套一扔，

只见他已经在行动。

他咧嘴笑了笑，头昂得高高，

没一点迟疑和争论。

他一边干起来，一边唱起来，

干不成的事情他完成。

千百人会说，这不可能完成；

千百人预言你失败；

千百人会一个个向你指明，

有多少艰险在等待。

但咧嘴笑一笑，心到手也到，

把外套脱了干事情；

一边唱起来，一边干起来，

“干不成的事”你完成。

ISBN 978-7-5613-8750-4



9 787561 387504 >

目 录

诗可译，要看怎么译

- 002 从一次征译诗活动想到
- 014 诗，未必不可译
- 025 突破英诗汉译的“传统”
- 038 非常诗，非常译
- 052 从胡适第一首白话译诗《老洛伯》说起
- 063 从胡适的白话译诗《关不住了》说起
- 075 把“丧失掉的东西”还给译诗
- 087 《柔巴依集》的中国故事
- 103 格律体新诗和英语格律诗
- 117 《英诗十三味》的异味

译诗随笔

- 132 歌词翻译的一次尝试
- 137 没去走的路
- 140 从《伊索寓言》说起
- 152 伊索寓言的诗体汉译
- 164 从“诗味寡淡”说起

177	有什么要求，出什么译诗
181	有关诗歌形式的联想
186	从“柔巴依”进地铁想到
192	译诗的解放和狂欢
205	洛威尔一节诗的中国故事
215	对闻一多译诗的再认识
228	<i>Sea-Fever</i> 的多种汉译
238	从“西庸的囚徒”想到
242	译诗断想

世事沧桑心未冷

256	世事沧桑心未冷
-----	---------

译诗之外

354	从鲁滨孙从未漂流说起
360	经典创作的经典制作
362	关于著作权保护
378	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女子高校
384	这是“环游美国”吗？
386	“看着我的眼睛”四例
389	打字机的故事
393	我读过这样一篇序言



诗可译，要看怎么译

●
●
●

从一次征译诗活动想到^①

翻阅积压报刊，看到2011年12月28日的《上海翻译家》，得知在此前第20届“金秋诗会”之际，上海翻译家协会为提高人们对译诗的兴趣，发掘更多人才，开展了征集译诗的活动，挑选英、法、德、俄诗歌各一首在网上发布，邀请爱好者将它们译成汉语。此举得到全国62位爱好者响应。译协诗歌组从来稿中选出四首译诗，在《上海翻译家》第四版推荐发表。这件事让人颇感兴趣，而且除了激发热情和发掘人才外，也有一定的学术和指导意义。

这次活动让人想起80多年前的徐志摩，当时他的译诗已从我国传统诗形式转变为白话自由诗形式，他发现“旧诗格所不能表现的意致的声调，现在还在草创时期的新体即使不能满意的，至少可以约略的传达”。于是他在1924年3月的《小说月报》上刊登《征译诗启》^②，说是要“提出五六首短诗”供人“尝试”，还“想请胡适之先生与陈通伯先生做‘阅卷大臣’”，目的是通过认真的翻译，“研究中国文字解放后表现

① 本文刊载于《东方翻译》2012年第1期。

② 该文与下一段中提到的几篇短文可见于《徐志摩译诗集·附录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本文中徐志摩的言论均引自这些短文。

致密的思想与有法度的声调与音节之可能；研究这新发现的达意的工具究竟有什么程度的弹力性与柔韧性与一般的应变性；究竟比我们旧有方式是如何的各别”。

就我浏览所及，未见徐志摩提出的到底是哪五六首短诗，也未见此事下文，只看到他的几篇短文或许与此有关，包括1924年11月7日《晨报副刊》上的《裁默的一首诗》，1925年8月29日《现代评论》（第2卷第38期）上的《一个译诗问题》，1925年10月8日《晨报副刊》上的《葛德（即歌德，笔者按）的四行诗还是没有翻好》。

在头一篇短文里，谈的是Fitzgerald的名篇*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中的一首，译文是胡适的和徐自己的译文，但未对译文作品评，只是认为“完全的译诗是根本不可能的”，并说这样做只是想抛砖引玉。第二篇短文中的翻译对象是英国作家Carlyle所译歌德的一节四行诗（附英译和德语原作），汉译则有徐的初译、胡适的翻译、徐的重译，也未作比较，但讲到“翻译难不过译诗，因为诗的难处不单是他的形式，也不单是他的神韵，你得把神韵化进形式去，像颜色化入水，又得把形式表现神韵，像玲珑的香水瓶子盛香水”。

第三篇短文中的原作仍是Carlyle那节译诗，但增加了朱家骅、周开庆、郭沫若的译文，也有了一些相互间的品评与比较，最后他认为“我译的两道都还要不得，别家的我也觉得不满意”，结论是：“葛德的四行诗还是没有翻好”和译诗“不易，真不易”！

下面请看歌德原作、Carlyle英译、徐志摩初译以及胡适与郭沫若译文：

Wer nie sein Brot mit Tränen aß,

Wer nie die kümmerlichen Nächte

Auf seinem Bette weinend saß,

Der kennt euch nicht, ihr himmlischen Mächte.（歌德原作）

Who never ate his bread in sorrow,

Who never spent the midnight hours

Weeping and waiting for the morrow,

He knows you not, ye heavenly powers. (Carlyle英译)

谁不曾和着悲哀吞他的饭，

谁不曾在半夜里惊心起坐，

泪滋滋的，东方的光明等待，

他不曾认识你，啊伟大的天父！（徐志摩译）

谁不曾含着眼泪咽他的饭，

谁不曾中夜叹息，睡了又重起，

泪汪汪地等待东方的复旦，

伟大的神明啊，他不会认识你。（胡适译）

人不曾把面包和眼泪同吞，

人不曾悔恨煎心，夜夜都难就枕，

独坐在枕头上哭到过天明，

他是不会知道你的呀，天上的威棱。（郭沫若译）

从上述几篇短文看，徐志摩发起的活动最终似未达到《征译诗启》中提出的目标，尽管译者多为最著名的诗人和学者，这些译诗却无一使他满意。其实这很自然，因为当时用白话写诗和译诗都起步不久，各方面积累不多，白话文本本身还有待成熟、规范、丰富，对于“有法度的声调与音节”更缺乏研究，在这些情况下，译诗自然较难令人满意。^①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译文都是白话自由诗。这当然同徐志摩的译诗倾向及其译诗圈子有关，因为当时我国以传统诗形式译诗的现象仍很普遍，甚至更为多见。而这些顶尖文化名人的译例，可代表当时英诗白话汉译达到的最高水准；另一方面，此后译诗的发展事实证明，这样的译诗也预示了此后英诗汉译的大方向。毕竟白话文读者越来越多，而且同传统形式的

① 有关情况和探讨可见拙文《“一个译诗问题”的今昔——从徐志摩的探究谈起》（载《外语与翻译》2006年第4期及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译诗的演进》）。

译诗方法相比，这种译诗方法既可较准确地反映原作内容，译起来也较方便。

徐志摩在上面短文中谈到形式与神韵的关系，并以“玲珑的香水瓶子盛香水”作譬。译诗中也有这问题，但他只是提到这样“一个译诗问题”，没提到解决办法。现在来看上面这些例子，徐的译文虽用方言的发音押韵，形式上却与原作靠得最紧，接近于后来孙大雨和卞之琳创导的“以顿代步”要求。这既说明“以顿代步”译法的可行，也说明译诗即使自由，只要稍加调整就可能较准确地反映原作的格律形式。然而，如果译者不知道这点，就会错过机会，例如对胡适的译文稍作改动，就可方便地得到下面这样的译文，既在内容上更贴近原作，在诗行顿数、字数上也更整齐，较准确地反映原作格律：

谁不曾含着眼泪咽面包，
谁不曾半夜里不得安息，
泪汪汪地等待次日拂晓，
神明啊他就不会认识你。

同样，郭沫若译文也可被方便地改得在内容和形式上更靠近原作：

人不曾把面包和眼泪同吞，
人不曾悔恨得夜夜难就枕，
独坐在枕头上哭到过天明，
他不会知道你，天上的威棱。

可见，要让译诗反映原作的格律形式并不难，不过在那个时代，诗人和译诗者刚摆脱中国传统格律诗的严格束缚，充分享受着写诗和译诗的自由和新鲜感，一时不会想到译诗反映原作形式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还不会有此等要求。但随着实践和积累增多，随着对译诗反映原作格律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认识逐步提高，译诗必然会朝这个方向发展。这次上海翻译家协会征求译诗活动的结果就是明证。